

去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,我写的生态纪实文学《海菜花开》,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召开出版座谈会,全国有十多家媒体刊发报道或书评。当月,该书就印了三次。去年9月,由上海交大创作、学生主演的校园话剧《海菜花开》在闵行校区菁菁堂演出。今年3月,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学生主演的舞蹈《海菜花开》在上海教委大学生艺术联展上演出,获得一等奖。

海菜花,清水的精灵

朱大建

海菜花是一种野生的蔬菜,好看又好吃。

原本,每年的五月到十月,大理洱海沿岸的水域中,海菜成片成片的开花,叶茎碧绿,花瓣洁白,花蕊鹅黄,随着水波荡漾,犹如清水的精灵在跳舞。海菜花装饰了洱海,犹如星星装饰了天空。

喜欢将其花苞做成一种海菜芹。

海菜花是云南高原湖泊古老的沉水植物,在洱海的清水中生存了几百万年,被称为“水质试金石”“水质指示生物”,进化出“坚贞不屈”的品格,水清,花妍丽;水污,花枯萎,没有清水就死给人类看!海菜花在1984年已列入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发布的《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》。而洱海在1996年和2003年两次暴发腥臭的蓝藻后,沉水植物海菜花在洱海杳无踪影。经过以孔海南教授为代表的科学家团队及各级政府、企业、当地民众等十多年坚持不懈的治理保护后,洱海重回清水状态。自然生长的海菜花重新出现在洱海里。

在大理,电视里常常放着一首《海菜花》MV:“海菜叶子绿茵茵,洱海眼睛亮晶晶,海菜花开一片片,洱海心中清粼粼,海菜花,海之心,海菜花,海之灵,海菜花,海之情。”

伴着柔美的歌声,身穿白族民族服饰的姑娘小伙驾着小船,在清冽冽的水中航行,驶过生长着大片大片海菜花的湖面,姑娘小伙欣赏海菜花那碧绿的茎叶、鹅黄的花蕊、洁白的花瓣,脸上漾起舒畅的笑容。画面上的洱海,依次展示了碧蓝的天空、火一样燃烧的朝阳、雪白的云朵、金光四射的晚霞、圆月的明月,真是美轮美奂。

海菜花确实是清水的精灵啊,妖娆地妩媚地艳丽地生长在湖面,还能增加水中的含氧量,为洱海中所有生命的繁衍助上一臂之力。

海菜花不光美丽,还是美味。只可惜,水生植物保鲜期短,很难出现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餐桌上。《海菜花开》出版后,上海交大的老师们研究出一种技术,将海菜花的贮藏保鲜期延长至12天,这样,海菜花就能经长途运输进入一线城市了。

去年12月,上海蔬菜集团洱源海菜花种植基地在洱源县右所镇东湖湿地揭牌,孙总裁说:“我们已经把海菜花样品带到上海,供一些高级酒店厨师试做,市场反馈非常好,希望海菜花能够更好地走上上海市民的餐桌。”

今年5月,上海光明食品集团、上海蔬菜集团领导又走访大理洱源海菜花种植基地,和上海交大挂职洱源县的副县长一起开出海菜花的菜单:鸡汤余海菜花,诺邓火腿海菜花汤,龙虾海菜花鲜笋汤,凉拌酸辣海菜花,凉拌海菜花海蜇丝,凉拌海菜花香干,海菜花煎鸭蛋(圆饼状),海菜花炒芋头,海菜花虾仁水饺、煎饺、生煎,海菜花涮火锅(锅底建议麻辣、微辣)。

看这个趋势,海菜花走进上海市民的家庭,走上市民的餐桌,步伐在加快。届时,市民不去云南就能吃到美味蔬菜海菜花,当地种植的农民收入增加能致富,洱海环境能得到保护,一举三得,可喜可贺。

也是自己嘴馋,明知道一个人喝不了那么多,还要出门,却忍不住去泡了它。那个叫“小青柑”的家伙,我在琴的茶社喝了它,就很念它的味道。清新的陈皮的味道。

清雅新颖又满含岁月的沉淀。我觉得只有这么描述,才能说尽它给我的感觉,才不枉我凌晨睡不着爬起来写它。写我对它的留恋和宽宥。

我很失眠,也爱失眠。恨是因为,对于一个中老年女性来说,凌晨两三点不在睡梦中,是一个不小的损失。她应该还在梦中,她最好还在梦中。而你也梦和我一样,竟爱上了这个宁静有余的时间段,会自然而然在心上流淌出梦一般的文字。这份爱,需要割舍,需要付出,还需要猝不及防。

生活中,观赏,走动,思考,犹疑,发现,回味等诸种,就如“小青柑”一般,经历过,齿间早已流失,心上却还有那种味道。清新的,陈皮回甘似的。有些,我不能说。总是这样,总是不能说。一说,就觉得自己欠了生活什么。

好吧,那就只说这可爱的小青柑吧,不一定要按着茶道的顺序来,不一定先要足足地醒茶,也不一定先要洗茶,但可以闻香。将它放在手掌里,用你的鼻子凑近它可爱的身体,闻它小小的身体里散发出来的那种独特的香味,是果香,也是茶香。还有你心上的那种对生活的热爱之香。

然后,用滚烫的开水来浸泡它。它经不得泡,水一下子泛黄了,是清澈的晶亮的黄,像你心目中的普洱,像第一泡茶醒了你人还没醒,耽搁了一点点时间的样子。颜色深了点,你不要停,也不要怕,喝掉它让它成为你的。

你再泡泡看,再泡上一壶,你就能看到干白的样子——此时,爱酒,通常喜欢浅酌一杯的我呀,还没去喝它,就已经醉

了。正是记忆中沉醉的样子,伴着春风荡漾的夜晚。哦不,抑或没有春风只有夜晚,但你心里可以有。你的心里,可以有无尽的

风情的江山,有美人,有佳酿,有它——小青柑。

可我们可能还是不知道,有些人有些事情,怎么是那样。不熟悉,头一次见到,远离我们的想象。也许是你自己太罗曼蒂克了,世界原本不是我们推断的那样,世界原本就是这样,它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深远的胡同里,你以为多走几步就有出路。

但,就是没有。

有的是你的想象,你想象中的与人之间的毫无芥蒂,你想象中的事情的完美无缺不带一点旧物的风尘。但是不。恰恰不。每个人每件事,都落满了尘埃。问题是,你并不嫌弃这落满尘埃的世界,你居然也能在这深远的,或许永无出口的胡同里,看到可以怦然心动,可以欣喜莫名的尘世之花。并且从花里,不断开出留恋和宽宥。你想起,即便高高在上的天空和星辰,也是有缺陷的。

高不可及,就是一种缺陷。令人遗憾的缺陷。是谓“缺憾”。很美。美到无法拒绝。

明镜非台,何处不尘埃。心若菩提,尘埃算什么。

就像这回甘的小青柑,你不趁着它正青涩的时候采摘下来,不趁着它还活色生香的时候掏出本身的内容,再将曾经风马牛不相及的陈普塞进去,它怎么可能会有你现在的品尝到的味道?那种清新哪里来?那种陈香哪里来?

这就是两难。两难的境界。矛盾重重的境界。烟尘的境界。我们坠落其中,像某一个意念中秋夜一样,来来去去,不同而同地释然。

雪夜记趣

苏虹

今年二月的一天,在北京遇上了难得一见的大雪。

因为出差本就很突然,又过了隆冬,所以,当天下午开完会走到室外,看见地面厚厚的积雪,空中仍然飘着鹅毛大雪,不禁多了几分惊喜。

好几年没有看到下雪了。对于北方而言,下雪是再正常不过的事,但上海下雪似乎是难得的奇景。偶尔下雪,大人与孩子一样开心,甚至做好了堆雪人的一切准备,可惜,上海很少有能够堆雪人那么大的降雪,常常是“雪花空中飘,地面不留痕迹”。于是,准备堆雪人的大人孩子,只能带着几分失望各回各家。

或许就是这种盼而不得的失望,让上海人也让其他南方人对雪充满了好奇与期待。现在交通方便了,南方没有雪,便可以说走走走,去北方看雪。今年初,哈尔滨就因此火了一把。据说,因为冰天雪地的哈尔滨成为众多南方人心中的旅游打卡地,南方“小土豆”勇闯冰城,元旦三天假期,竟然给这座城市带来60亿元旅游收入。

当然,所谓的钱或收入是成年人眼里的东西,孩子们很少有“经济头脑”。今年寒假,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孙女,拿着平日积攒的几百元钱,提出要去哈尔滨看雪。看着她那充满期待的神情,自然不忍让她失望,一家人商量后,决定让奶奶带着她去哈尔滨一游。四天后归来,讲起去冰雪大世界、太阳岛玩的情景,她眉飞色舞,满足感、幸福感溢于言表。虽然老两口破费万元,但万金能买晚辈一笑,也算物有所值。

其实,我的儿时,看雪、玩雪是不要花钱的。在离上海百余公里的南通,那时每到冬天,便会天寒地冻,河面上溜冰是稀松平常的事,下雪也颇为平常,每个冬天总有几场大雪,遍地白雪皑皑,早上去



苏虹

窗外的雪潇潇洒洒,一直在下。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,忽然有了几分孤独感。在这个静悄悄的雪夜,最浪漫的事,或许是端起一大碗(不是杯)酒,嚼几粒花生米,与飘落的雪对饮吧?想到这里,走到楼下的超市,买了一包盐焗花生米和两瓶啤酒,待酒与花生皆已下肚,飘飘然倒床便睡。

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,这句当下时髦的话,用来形容我儿时的“六一”,再贴切不过。“六一”,对于很多孩子来说,留在记忆中的是演出、主持、戴红领巾、收获礼物,或者大吃一顿。这些我都经历过,但又都如过眼烟云。若要我回忆“六一”,那一定是:妈妈怕我冷,“六一”那天不让我穿裙子。不过现在想来,这里的冷,其实源自一种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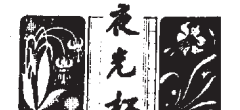
女孩总是爱美的。学生平时都要穿校服,但儿童节,老师允许我们打扮得美美的到学校参加活动。我爱穿裙子,但直到“六一”那天,妈妈还是觉得天气不够暖和:“你会冷的,瞧,现在农历五月都还没到。”“人要有汗津津的,你嗓子才舒服。”她可以说出一百个担心我会着凉的理由。我不开心,但妈妈说的那些理由,还是让我勉强信服了。

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,小学五年级时的“六一”,那天,太阳当空照,全校师生在

学校读书,或是一不小心,或是有意为之,栽倒在雪地上,再打上几个滚,待从雪地上爬起,衣领、袖口、鞋子里已满是雪。那时似乎不怕冷,抖出衣服、鞋子后的雪后,继续玩,继续闹。

下雪天最有趣的事,便是几个小伙伴一起逮麻雀。下雪天鸟儿野外觅食困难,便飞到房前屋后,这就有了逮住它们的机会。记得当时捉麻雀的工具很简单,在清扫过雪的地上,用一根木棍支起一个筛子,筛子下面撒一把粮食,再用一根长绳连着木棍,然后躲在一角,见鸟儿(主要是麻雀)走到筛子下面,便使劲拉一下绳子。然而,麻雀的反应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,拽动绳子,不及木棍带动筛子倒下,麻雀早就飞到一边去了。当然,有时也可能有一两只被压到筛子下面,当我们欢呼着兴奋地奔过去,将手伸向筛子下面时,麻雀乘机从缝隙中逃离。于是,几个小伙伴互相责怪,待论战结束,又开始支起筛子……

窗外的雪潇潇洒洒,一直在下。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,忽然有了几分孤独感。在这个静悄悄的雪夜,最浪漫的事,或许是端起一大碗(不是杯)酒,嚼几粒花生米,与飘落的雪对饮吧?想到这里,走到楼下的超市,买了一包盐焗花生米和两瓶啤酒,待酒与花生皆已下肚,飘飘然倒床便睡。



朱大建



孟氏避雨御碑亭 生春守礼金榜乐

御碑亭 (设色纸本) 朱刚

苏轼的书房

刘琪瑞

苏轼被贬一路南下,正如他诗中所言:“问汝平生功业,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元祐六年(1097年)的苏东坡贬作琼州别驾,昌化军(即儋州)安置。次年,他在张中等人帮助下,建了一处新居,名为“载酒堂”,取《汉书·扬雄传》“载酒看,从游学”之典,用作自己读书、写作的书房兼会友之所。在儋州期间,苏轼续写完成了《东坡易传》《东坡书传》《论语说》3部著作,撰写文章160余篇,创作诗歌170余篇。后来,苏轼在载酒堂办学堂、介学风,大力传播中原文化。人们为了纪念他,于明代嘉靖年间将载酒堂更名为“东坡书院”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。正好是冬天,我去买了一件如棉被般的羽绒服,就是为了在零下的天气里,依然能穿上漂亮的裙子。

不过,妈妈教育我“不时不穿”的道理,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次次被印证。读

研时,有一次我穿了一条破洞牛仔褲,走进“中国传统文化”课程的课堂。那天,上课内容恰好和节气有关——人要顺应季节和节气的变化。课堂上,我妥妥地成了反面典型,老师指着我膝盖的破洞告诉大家,千万别学我,因为气温骤降时,膝盖和脚踝特别容易受寒气侵袭。

今天,着装自由度已经很高的我,早已对妈妈在“六一”不让我穿裙子的事释然了,甚至越来越理解她当年的良苦用心。我也开始服气生活中妈妈对

于时令和节气的讲究。她现在依旧会教育我:“时令有度,生息有节。”她也和外孙女、外孙一起用上海话演绎二十四节气,传播节气的智慧,还会把那句“自然是按节气时令更替轮回的,要顺应自然,不能逆天而行”挂在嘴上。

如今,当女儿对我提出天冷也要穿裙子的想法时,我几乎不拒绝她,可能有一些我的“六一”带给我的影响。我想保护她的爱美之心,但前提还是妈妈常说的“要保暖”。我给女儿买厚连裤袜,也会跟她讲“不时不穿”的道理,当然还有我的“六一”故事: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,但这是发自心底的爱意。同一个世界,不同的妈,但妈妈说的都对!

哪个少年不轻狂?由“翼风”引发的那份狂狂,映照着一份美好回忆。请看明日专栏。

十日谈

我的“六一”

责编:沈琦华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